


妹 姊 三 氏 宋

Cornelia
Spencer : **THREE SISTERS**

The Story of the Soong Family  ina



目次

序曲	中國——宋氏的父母之邦	一
第一章	新中國的工作者	五
第二章	孫中山影響下的宋家	一五
第三章	合家出國的前夕	二五
第四章	一切都爲着中國	三三
第五章	叔姪間的一席話	四三
第六章	到船上去	五三
第七章	智的追求	六三
第八章	結識了卡爾將軍	六九
第九章	從杜克大學到萬岱別爾大學	八一
第十章	『中國必須改造』	八九

第十一章	同心結	九三
第十二章	婚期到了	九九
第十三章	兒女成行	一〇五
第十四章	美國是另一個世界	一一三
第十五章	開始入學	一二三
第十六章	梅康城的姊妹花	一二九
第十七章	三姊妹會聚的開始	一三七
第十八章	革命的胎動期	一四五
第十九章	慶齡在韋斯萊大學時代	一五三
第二十章	大學畢業	一六一
第二十一章	慶齡任孫中山祕書	一六七
第二十二章	美齡的學生生活	一七三
第二十三章	慶齡在寫作中	一七九
第二十四章	中國——日本——上海	一八七

第二十五章	美齡在烏德村·····	一九五
第二十六章	孫宋議婚的序幕·····	二〇一
第二十七章	議婚的進程·····	二〇九
第二十八章	美齡的理想·····	二一五
第二十九章	孫宋結婚一週年·····	二一七
第三十章	美齡回國·····	二二三
第三十一章	中山先生的病和死·····	二二四
第三十二章	中山先生的哀思·····	二三五
第三十三章	孤鬥中的慶齡·····	二四三
第三十四章	蔣宋成婚·····	二五一
第三十五章	慶齡返國參加奉安典禮·····	二六一
第三十六章	成功的預兆·····	二六九
第三十七章	新生活運動的發軔·····	二七七
第三十八章	愛美的英雄·····	二八五

第三十九章	陝變插曲	二九一
第四十章	統一戰線的建立	三〇三
附錄	宋氏六傑	三一九

序曲 中國——宋氏的父母之邦

三姊妹的故事是中國的一個故事。它不是說起遼遠的幻想的人民，而是說起生長於他們的故鄉的土地，以他們對祖國的服務為他們最高夢想的真正國民。

如果我們整個地把中國觀察一下，我們可以知道她的面積是廣闊的，成圓形的；很多地方的土地是不毛而作棕褐色的，南方的土地是肥沃而作青葱色的。從北到西，她為高原以及不可通過的崇山峻嶺所阻隔。從東到南，她的海岸為浩瀚的海洋所沖擊。這些自然的因素，再加上她的閉關自守的思想，幾世紀以來，使她成爲一個有先進的文化和文明底孤立而無聞的世界。

三條河流，橫貫中國之東西兩部。第一條河流爲黃河。它流過華北的多沙的土壤，常常泛濫它的高的堤壩，以致引起居民的恐怖。第二條河流開始它的遙遠的路程，發源於喜馬拉雅山高峯以及西藏的山而達中國海，蜿蜒而流過深谷，經過華西的很大的城市，到達離海岸六百五十里之漢口而形成一個深淵。海船就在那裏起

卸它們的貨物。這就是揚子江流域，它有一千五百里的水程可以通行船舶。中國最大的都市，最富足的土地，以及最重要的工業，就在揚子江流域中。第三條河流過華南的羣山而且經過廣州邊境，這是西江。

由於北方的土地乾瘠，所以我們覺得進步緩慢的，高大的北方人是節儉的。他們的田畝只給他們產生稷黍，產生一種叫作高粱的穀類和麥子。一張暖熱的土坑，一碗麥糊或是一碗外加大蒜的麵條，在北方的一個農民看來，意思就是在度着安樂而舒服的家庭生活，因為有了這些東西，他就可以和他的親朋們，談天說地地挨過那個安閑的冬天。

但是在南方，用人手種植的稻田現出一片如茵的碧綠。小邱也都是開墾了的。桑樹上的桑葉如茵，可以採來養蠶。桐油必須要小心保護使能長成而產漆料，生活極為緊張，弱小的，柔和的說話快的當地居民常常忙碌於他們的工作。他們彼此間的談話的聲音高朗而響亮，較之打稻聲和他們用去趕市集去的手車的軋軋聲尤大。

比在華南更居南部一點的地方，是海南島。島上的居民和隣近中國本部的人民差不多，他們是敏捷的，富有強力的，熱情的，是最先和外國接觸而希望中國有一

個改革最早的人民。

宋查禮——三姊妹的父親——就是生長於海南島的。在他的內心裏，蘊蓄着對固有的中國的熱愛，對未來的中國的希望。他酷愛中國的舊文化——她的發明，藝術，文學，哲學，以及精神。可是他希望有一個維新時期，效法西歐。這一維新時期就是現代化的時期，到了那個時期全世界將會贊美而尊敬中國，不單是贊美而尊敬固有的中國，而且更贊美而尊敬未來的中國。

宋查禮是在少年時代就離開海南島的，數年之後才重返中國，爲着實現他的希望。



第一章 新中國的工作者

『如果我是一個男孩子而不是一個女孩子的話，那麼到我長大了的時候，我就有許多的事情好做，』這句話是一個很小的中國女孩子說的，那時她正坐在一張四方形的桌子面前，用中國舊式的毛筆練着她的書法。大的字貼擺在她的面前，每個字都是模本上有的。她的手指都沾染着墨色，她的一邊鼻子上也沾到一點墨漬，使她的原來那對又黑又大的發光的眼睛，更顯得嫵媚而伶俐。

『這又不是要念的功課——我會做——就沒有什麼法子可以把我變作一個男孩子，所以我不能夠像子文那樣地去做事。』

『別發傻罷，』一個年紀稍大的女孩子說。『如果你要做事情的話，你是一個女孩子或是一個男孩，這是沒有關係的——無論如何，我都可以做的。瞧一瞧媽媽！她和爸爸一樣的能幹，你想對不對？但是現在，我靜一靜，聽聽爸爸和孫醫生的說話罷。』

『可是，不論用什麼方法，這是非做到不可的，非改革不可，』這是她們的又親宋查禮說的話。『也許這件事情可以慢慢地做成功，也許這是值得流一次血的革命，但是我同你一樣地相信：中國非改革不可。』

他對另外一個和他的年紀差不多的中國人說，但是這個中國人的樣子，在老練方面講，似乎稍微差一點，然而他的眼睛裏面發出一種光芒，一種突然發出的熱切而親密的光芒，當他傾聽宋查禮說話的時候，那個光芒却慢慢地褪了。在一忽兒工夫以後，他回答他的時候，他的面部上有一種不可磨滅的嚴肅，雖然他的眼睛潮潤起來，以及他的嘴唇顫動起來。



『宋先生，』他說，『你好像是我的父親似的。你聽我說，最緊要的是，你同我一樣相信，中國非改革不可。她的可憐的，工人階級一定要有一個機會，這就是說，我們要完全推翻現在這個君主政體，而建設一個新的政府。事實上，這是一定會得來的——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建設一個民主政體和一個國民政府。我們爲外表的統治階級壓迫得太長久了。我們的人民有一切的權利去選擇管轄他們的人，去選擇替他們製造他們的法律的人。他們有一切的權利，像美國人似地，去自由地管轄他們自己。只有這樣才對。我要爲這個目的生，同時我要爲這個目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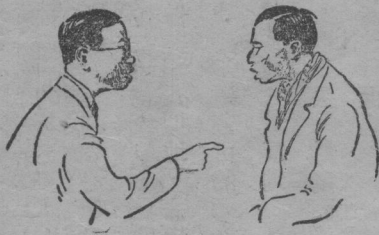
『我也同你一樣，』就近一種細微的，鳥鳴似的聲音使人驚異地說，但是這幾個字一經說出以後，說這話的窈窕的姑娘馬上把她的頭低下去，她的面頰也變得緋紅起來，同時擺在她的衣襟上的她的纖嫩的手指也突然地戰慄起來。

『不錯，慶齡，』看出她的紛亂的那個人很快地說出。『當然你可以幫助我。每個人都得幫助我。』

『如果我像子文是一個男孩子的話，』坐在那兒寫字的那個最小的女孩兒抬起頭來再說。『慶齡比我大，但是她什麼都怕，她的臉孔老是紅紅的；藹齡是我們三

個人之中最大的，但是她差不多要安排每一個人，好像她是媽媽似的。我最喜歡我的大哥哥文。他真有頭腦。爸爸，你原諒我。我說話老是快得了不得。孫醫生，我也請求你的原諒。我真不懂事。但是我想做事情，男孩子們老做有趣的事。」

『是的，美齡，你忘了你自己了；的確，你嫌匆忙了一點。你現在還不過是一個小孩子。時候到了，你就會做事情的。現在好好兒用功，到你長大的時候，你就能夠做事情了。你知道，我們的家庭不像別人家的家庭那樣，瞧瞧你的媽媽，她簡直什麼都做。我們把我們的女兒當兒子一樣地看待。孫醫生，你看這怪不怪！三個兒子，三個女兒！是的，我要讓他們通通受美國教育，如果他們回國，他們的思想



和我的思想一樣，對於新中國，我們就有六個強有力的工作者了。』

『爸爸，』最大的女孩，美齡突然地說，她正站得靠在她的最小的妹妹美齡傍邊。美齡已經不寫字了，正在用一片紙頭在那兒折紙花。『你真在夏天把我們送到美國去嗎——真的嗎，我還沒有對同學們提過，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在學校裏的最後一個禮拜當中，我就要告訴他們，那麼我們可以交換交換紀念品和通信的地址。就是我自家也很愛知道。我在晚上得把這一件事想一想……你相信我的英文寫得好嗎？要是試不成功的話，那我才受不了呢。我才受不了呢！我最好還是不去罷。』

『你不會不成功的，』美齡很快地說，睜起她的發光的大眼睛。『如果你的功課會學不好，那太陽也出不了。』

『哦，美齡，』站在孫醫生傍邊的溫順的二姐說，『你老是忘了，把話說得過份極了！我希望你別這樣說話，因為這麼的話會叫你發生麻煩的。爸爸，你說對不對？如果人家會有不成功的事，那我也會會的。有一次，就是我知道先生問我的問題，可是我大聲說不了，可是先生還以為我不知道呢。我用英語說話的時候，我就怕極了。』

『喂，慶齡，剛才你還說你要爲中國革命生，也要爲中國的革命死，可是現在你怕你在美國念不好書！你怎麼能把這兩件事情併在一塊呢？』

『它們是不同的，』這女孩很快地說，她的眼睛望住地下。『自從幾年以前，你上我們的家裏來以後，我就確實地知道了我所要做的事情，我所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一定要同你一塊去替每個中國人，那怕是最窮苦的中國人，爭取一個機會。我決不會忘記你說過的話。我晚上打開眼睛躺着，想着。你說起過你的家庭是怎樣的農民出身，你怎樣赤着腳過冬天，你怎樣吃烤白薯，那最便宜的，最可憐的食物，叫花子吃的食物。同情農民的感情。深深地埋在你的心裏。你得爲他們做點兒事情，自你把這樣的話對我們說過以後，我覺得我也得爲他們做點兒事情。在我去做那件事情的時候，有什麼事情會發生，那我是不會害怕的，但是這些沒有意思的小事情，譬如說在課堂上背書罷，或是去見客罷，或是去一本正經地說話罷，這是不喜歡的。當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大家都瞅着我；但是當我去爲農民工作的時候，他們不會想到我，也會想到這件事情的目的。我想是這樣的緣故。我相信，我是怪傻的，』她說完這一段話，她的臉孔又微微地漲紅起來，接着把她的頭低下

去，那時她把她的背向門那邊轉過去。」

但是孫醫生不讓她走得這麼容易。「喂，慶齡，」他說，「我完全明白你的說話的意思。這是不錯的。我在醫科專門學校念書的時候，我也是和你一樣的。在課堂上我老是出岔兒，汗就從我的臉上滾下來。可是當我到化驗室裏去的時候，或是當我最初行手術的時候，我忽然什麼都不怕。我確實知道我得怎麼辦，以前在課堂裏抖得我就沒有辦法寫答問的手，現在也突然完全鎮靜起來。我愛外科。我覺得我完成了一點兒東西。」

「有一個人，他的瘤生得可怕極了，可是在幾天之中，他的生瘤的地方變成了一個疤。還有一個人他的肚子痛，應當在一兩天之中就痛死的，但是當我走進手術室去，把他的盲腸割掉而給他安置定當的時候，在一個禮拜以內，他的病好了，他還可以對我笑。」

「有幾個從我的鄉下來的老先生老是站在一扇玻璃門外——你可以相信，那些英國醫生不肯讓他們進去——當他們看見我在施手術的時候，他們簡直嚇呆了。一天其中一個老先生，在看見我破一個病人的肚皮以後，跑來對我說，「就沒有人能